



此册与前册相接由咸豐六年二月十六日至初十日
所记園防情勢足備志乘

说文逸文考叙一篇亦有因於黔中子藝文

以上兩册均可作一單行本

咸豐六年二月十六日
甲辰

甲辰

道郭文出所撰說文逸字攷序平為叙版後句
郭生郭士出東門經東山觀風臺下行花徑中
至教場演礮畢登南嶽俯視城郭南望
水行田園新舊草屋百餘家散成紅綠綠
或白如雪綴于菜花香氣隨風撲鼻入山
則古寺幽閣池水清激游人罕至頗如荒涼
象形與余性相近三人相向飲酒白首入城

丙午

早闻说女逃致他后玉烟塔碑 祀母差拘是昨
日西堂盈寸小春不收矣宗致廷自夜掌造人書于
自猫場子亦崇燈言在九區林古村改造兵釀又罪天
笑曰多民云不幸于致廷言清以江敵樓被賊焚燬
此致生年修 / 壬午晴

丁未

閱讀文逸及是日晴夜月

是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星日晴夜月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練勇

除命
除命
除命
除命
除命
除命
除命
除命
除命
除命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戊申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說文逸致叙

善後志易曰而反之大小徐疑我聲華七文大
徐所撰十九文似此為佳通考增補曰其書
至鄉都子^{先生}後廣為黃粉審定美希其之類曰之偏道
廿之類曰之佳我禮借之類曰之類例又見於二徐及宋
以^書所引說文統一百分之字拆勘互辨鈎析刻對之
者不與令子伯庚引而申之信范寧子弟列在例附
後加揭其它之於今本^補之失也說文通文其伯庚
別為附錄使讀其祛詭病焉予常怪近代後進
於本書語詞致不詳尋義不通概以借借文竟說

似借固不博古豈今年文者存而別求似借射禽之
景而神為獲不亦徑乎按漢說文書其終質

之先生

已酉
過都文不遇同鄂生飲已轉重晚歸以首

晴在春月

南十七日市場水集電天如雜子為笑

沈陰鬱不開硬雨^{依呼電}竟成笑居瓦六已震表

苗為之揆况令封豕笑而波教明哀目憐樵牛

里天心為可回

庚戌

飲度郭生家生百情

理實刺史

以子素慎愷觀其四生存不期逢此艱危以法為
軍幕府在留劄第也其無氣以能而天下選
揚春山亭

太傅乃奇策屠敵愾

陸夏不違今日難豈誠古人然莫小六百石當為

萬里侯閻君能謀

機信向日掃更缺以安謀

辛亥

南門外國來言練勇於而米在鈔在敵接之意然
至疑市以原稟達之當事者日練勇趙飛與項
壯死於南門今日鹿少君之練以押孤署為練勇
據古是早圖畫在帶牆之內矣聽信真心事
至名仍保收城上修費是百情

壬子

德博周東吳結美抗報等喜心亦兩文及但中為
來晚生喜心亦文家是日陰寒也

癸丑

沈秋帆張觀察書並偽天昭王示把按郵什祥降亡

宋顯廷書來言江外河內賊匪於廿三夜燈火喧

測廿日遂至江畔承觀察聞風存世練漢固亦漢

賊遂由汝州三莊園長陳起南所守之紅岩卡入江禁

首却楊秀拔美象乾來書同宋卷書時承者在兩

於沈揚發書時遂至市場何其走之速也家大人調

守烏下之市場永樂烏為海濱水圍由市場以前相

檣扼守或為果木若李井或太子山又致書宋使望

守以待官軍致書楊使探進兵路徑吳致書高事

請曰愛玉美德四百又恐賊由半場以窺東北仰致
書危邪生使為備又致書當寧言德在城城守
難办請亟解遣救調撥又請時至來代邪生鑄鐵子
又致書但小軍文位做何費半日之間勞德極矣
是日漢為寧余衣表馬

聞紅教兵漢賊疆江內

天聖長江陰屯防計也修何期鳥獸散走作市
狼居森尔絲也于思桑甲初能為修河上
百步笑何如

甲寅

華野書來言兩宋亡區其國也散又言所邪練勇逃亡
後者僅得五十人又言突山巴後夷傳一帶保已授賊幸為
某月一旦成空省城屏障亡矣邪生書來言於出剿
書以止之使盡城而守保戰則力不足往換威也亦未
僅書來言截留子素寧猫場固信言承德大為守不
知何以使之也是日早微雨午陰夜雷而新柴水
田快至言柳間昨日至今日午大書好會人

乙卯

永樂堡團書來言賊勢逼近乞速赴援市場書來
總軍生剿夜鄂生書來言布魯亞隘口丁輝
瑣言調練務剿是日聞城保甲孫帝生宜沈秋

第以玉誠城守事言及修黃閣高教李黃齋輪
金五百王考亦輪金四百合計共銀千餘金可晚
訪來亦輪金二百餘在羊札黃檢修面編信鄉團
籌備候調在日情 夜微雨

亥時

丙辰

由鄂生已據白馬人擬出牙場送剿賊言乘
情秋帆代請今日畏各團札調札佐協防者何家
君為中丞擬示云國若三功其情係集團民聚賊

蜀先姑輝踴躍共責區備共刑法進女律改悔
廿叔又札烏高洛灣亦案各圖云城近早百穢
除江內早一日帝清多民官白早一日耕作程期
素月波子方建標之子屬來滿注言圖氏是官
往世信之婦更作札劉切云後王女及故志來儀城
守軍於村中云云該世卷云聖女相盛水破一塊板
或曰位石家君視城上少置炮火及女歸已既議未
定而散也百晴

年動

守已

鄂生書來言午場誤被焚樹由於官場近因
為社書華野及冬園結同時大舉華野書來
責愛陳開仍石日進宋春芳子弟招集百餘人
依華野在小沈家大人視外城短台是百晴

年動

二月特貳檢本音文三篇

三月初一日戊午

九子哨平山出防日華路書廿九日午刻賊至
平費練法兵整隊而出賊大潰敗殺死四百餘人山
果上賊立而不動知是初習法也武弁揚標率四十人趨
之於裏亥中穿紅戰襪乘白馬出別龍生丹山尖呼標
字號與移標趨而前遂反者蓋叛脅法知罪無可逃
遂為賊用矣是日方候賊推唐邦生書乘言初二
日賊出求空探至百時

己未

日華所書初一日賊自山賊鈔衣華野營隊自山
路通僅隔一河遙見賊遂呼不應賊復敗去群瑛
練今日起程是日晴夜雨

未符

庚申

探回言新莊賊已焚狗場等處非民以於新莊賊之
去大約賊至為賊兵至為民近日各州各村寨皆被
黃紳尤七果亦以各族款但畏其威可也百情

未符

辛酉

白泥軍生大人言其通賊首之三日矣今各園皆保
遂釋令其仍住西園不使揚奔鳳和陸制之徐華
野丁群瑛及郭生書相信至言賊已出江沿三
二十於他家為書位群瑛遂攻其江外之洞是日晴

未符

壬戌

連日因各鄉隣為固守城守事修得刻心

自三月北去後洋而能實時空之此人之自修也
初佳又時不度置之矣其忙也其情莫不忙大其情
展此危城早何似計是日情

無計

癸未
丁徐原書來時言今日分三路進丁徐由沈馬以原
掌進原率馬首向沈馬圍由牛場探揚率馬場亦
乘圍由新莊進同拉巴矣是日情

無計

甲子

據市正祥將進恩等乘乘總同氏古望若往即
日原去實練好以昨日破行恍惚自丁祥原書言
約期回拉巴矣丁到而各路均不到鄉圍不到不足
怪兵練不到又日說豈必以稱原誠敵如之否與華
所交久不知其氣信而計巧是此也家大人趨程之
說亦中心矣是日情

無計

乙丑

稱原來書言將以初旬乘紅岩率所書言初七日

直趨首尾常實守之北柳攻其上華野攻其下所謂法兵
賞便於徑趨巴無不應華野之調華野存與軍約博
担已與共友已則無任而飲使下但具令屬可與乎是日晴
夜微雨

未得

丙寅

華野解陝書來兵練旬在攻首尾洞六回石
其五沈女歐龍歐廷龍揚廷龍賀廷已獲龍丹山賊
者回稱陝已過王澤澤及丹山之軍攻志中後

降江外賊計日可除郭生書來言乾城牛場一帶
多半留教之人留任三日以法解藥其日後印教隊
師衆聞之以能功之矜何郭生世郭生答書言
視象為日其人其家傑之主人家居致書連其言矣
練宜速速又言已無心善後不宜輕縱又言速續新
以清軍帥又言其歸鴻遠軍關富戶人之懷恨如膽陳
賞力以有傷大局力止之者陝夜雨

未得

丁卯

近日練勇為官招之其不擇所由素養之其不籌及
後日以練為利上下相蒙故其月高廷瑞練團中亟
於武及初昨秋仍獲練之名其色則乃在私者今
月也之書未出於女練之說可視其異矣任職書亦
言獲市正祥是賊者因氏貪功獲已降理之擒集
甚多理之家君婉反之在日陰存而

